

育德堂奏議

五

育德堂奏議卷第五

繳趙師霁辭免工部尚書兼知臨安

府降 不允詔奏

二十四日

聖旨趙師霁依舊職名依所乞宮觀



當院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趙師霁辭

免除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三省同奉 聖旨

不允令學士院降 詔臣仰惟 陛下自更化

以來旌用廉潔謹斥貪殘特頒 詔書以儆中

外而趙師霁姦賊之罪獨得漏網天下之論鬱

奏文五

然不平去秋師霁自鎮江除知江陵充京西湖

北制置使臣適待罪西掖嘗採公論冒昧繳奏

仰蒙 聖明垂聽俾之奉祠今甫及踰年登諸

論思之長付以彈壓之權臣若迫於 威命黽

勉草 詔則是臣一年之間前後異意如天下

之公論何此臣所以不敢不復為 陛下別白

言之也臣聞明主之為治登賢黜廉吏以風厲天

下未聞登賢賊吏而可以示天下也師霁三守

臨安歲月最久賊污狼籍誰不知之其諂媚權

臣至於共飲南園伏地爲犬効搖尾乞憐之狀
猶不自以爲辱權臣愛其奉己雖累遭彈劾終
爲委曲保全前歲之冬權臣旣敗都人相與誦
言師曩與李澄合行貶竄估藉師曩聞而驚懼
盡以私藏般寄親戚之家道路之人皆能言之
蓋臨安之賊吏師曩肆行於前李澄効尤於後
澄之所以敢無忌憚者師曩實啓之也澄旣譴
謫而師曩獨以幸免公論安得而不沸騰乎且
師曩貪賊之狀固不特在臨安爲然其漕淮東

也則乾沒緡錢至四十萬其任總餉也則掠軍
糧十面之餘僞爲客人中糶而竊取其錢見諸
臺評殆非一日其守揚州也州人嘲之以詞有
一陣揚州刮地風之語括地風云者席卷無遺
之謂也其守鎮江也則揭榜招誘三縣之民投
印白契所得官會動以萬計皆別曆拘收掩爲
己有設有有人焉指師曩以語人曰非賊吏也其
誰能信之自權臣專政以來貪黷成風生靈受
害陛下雖切於更化而積習未革官邪尚滋

今乃取賊吏之尤甚者寘諸高位任以舊官師
罷必以為當世無人可以益肆其志而中外官
吏惟恐劾師罷之不速也進一師罷而使天下
皆慕為賊吏則是與 陛下所以更化之意判
然不侔臣深為朝廷惜之自師罷除自之頒都
城之人莫不惶惑竊議幸其不來而師罷辭免
之牘方洋洋然以治辨自高以公廉自任師罷
自欺可也人而可欺乎欺人可也 君父而可
欺乎天下之廣百官之衆豈無一人可任天府
之寄何必使師罷縱其姦貪至于三至于四而
不已乎臣觀 本朝 元祐中蘇軾為翰林學
士凡降 詔不允苟有未安徃徃論奏雖師臣
免拜而軾亦明言其不可皆見聽從臣叨蒙
誤恩濫與攝直至愚極陋幸逢 陛下虛己聽
言竊有慕於蘇軾之意又念既已繳論於往年
不應反循默於今日是敢不避誅斥僭具奏聞
伏望 聖明特發 睿斷聽師罷辭免以慰公
論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

講筵

面奏劄子一

嘉定二年十一月

臣竊惟今日之切務莫如修人事以回天意修人事之要無他惟君臣上下相與維持公道而已恭惟 皇帝陛下兢業圖治十有六年畏天之誠視古無愧然自權臣專政輕啓釁階雖弭兵息民已及兩歲而和氣未應旱蝗相仍江淮之間流殍塞路盜賊竊發公私靡寧 陛下宵旰之憂深有不容釋者自非天意昭格年穀順成則 聖心之所憂將何時而可釋耶臣故曰修人事以回天意今日之切務也天之於人感應如響人事一正則天變自消苟施之於政事之際一毫有媿於天則雖望之甚勤而應之愈邈矣入冬以來過暖而多雨於時令猶未順嗣歲豐歉所繫非輕臣願 陛下充畏天之心以盡格天之實內而 宮禁外而朝廷皆由乎公平正大而無或以私意間之 祖宗一定之規所當謹守也則僥倖之門不可以復啓權臣循習之弊所當痛革也則防閑之道不可以弗嚴

賢才之當進者進之毋慮其議論之難合而有
所遐遺姦貪之當遠者遠之毋以其營求之不
已而有所輕用興利除害必稽其實而不徇於
一偏之議賞功罰罪必歸於當而不移於請托
之私凡兩年以來更化善治之事作之而愈新
持之而愈久人心既悅則天意可回天意既回
則裁異可息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時和歲豐之
效可以必至矣昔周宣王遇裁而懼側身修行
雲漢之詩既推美之而出崧高烝民諸詩皆頌其
功業垂于後世蓋宣王所以任賢使能興衰撥
亂而周道粲然復興者皆自其懼心充之也
陛下之聖德雖周宣何以遠過故臣望 陛下
充其懼心見於行事以回天意以求我 國家
無窮之基惟 陛下留神

二

寶元二年五月癸卯賈昌朝上書請
取 景德以來迄于 景祐凡百用
度靡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

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
詔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張若谷右
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直集賢院
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以聞
壬子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
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
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
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
名者一切罷之 詔禁中支費只令

入 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
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賜予即
許會問入 內內侍省等處施行

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丞
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
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
孫同議裁減浮費五月壬子內出

詔書減 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
之半著爲式又 詔 皇后嬪御進

奉 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
命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 旨於
是 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
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
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 詔以半
給之

臣聞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省用况多事之餘
荐飢之際乎自兵燹驟啓調發騷然供億之費
不可勝紀而 國力始困邊事雖息兵額已增

卷之五

武定一軍重費廩給而 國力益困江淮數路
早歉連年糴粟賑飢支梧不暇而 國力又以
大困版曹所入僅給經常之用而封樁庫數十
年之積所餘殆無幾矣故一二年間建議之臣
多以節用爲請雖 聖明悉加采納或已令戶
部看詳而有司慮拂人情動輒牽掣收復歲月
尚爲空言臣雖至愚深所未喻竊觀 國家全
盛無如 仁祖之時及西邊用兵調度日廣而
裁減浮費之 詔繼見於 寶元 慶曆之間

當是之時 宮中賜予支費之目無不比酌減
省至於嬪御上俸錢宗室幼公使以助軍費以
仁祖之寬仁厚下豈樂於拂人情者事有輕重
勢有緩急不可不權其宜也今之事力視 仁
祖時豈不大相殊絕安有節省之說全盛時猶
行之而今日顧以爲難行乎況今江淮之民其
無所得食轉溝壑者動以萬數若隨事節省以
備賑卹之須所省十萬緡則可以活數千人之
命所省百萬緡則可以活數萬人之命其爲

國家之利豈不曉然易見乎 國之休戚臣子
同之凡受 陛下爵祿者孰無體國之心方當
陛下赤子救死不贍之時亦何至徒欲徇一己
之私乎此固在 陛下斷然行之而已所有
仁祖故事臣謹具錄于左伏望 陛下仰遵
仁祖之所已行選委近臣與戶部取見今左藏
庫每歲所支之數公共詳議其不急之費並行
裁損如 內中支費賜予亦令入 內內侍省御
藥院等處相度減省應宰執侍從因事所得錫

郡守皆知其才資以自助苟郡政未平必爲辨
析利害從容論執不爲詭隨多所裨益今治仙
居日月未久而邑事修舉民情便安奉議郎知
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王夔乃 乾道名
臣太子詹事十朋之孫賦質冲易克守家法居
常不自衒露而當官臨事操守可觀順理而行
不以勢奪治縣兩歲究心撫字惟恐一毫有擾
於民括蒼士大夫皆稱道之迪功郎温州州學
教授徐鳳開敏修飭博習群書登科且二十年

淮飢民無以救死而都城人情更
爲皇皇 國力既空事勢尤急欲
望 陛下斷自 聖意多出內藏
錢物以補朝廷之乏臣僭陳愚忠
罪當萬死惟 陛下垂聽

應 詔薦實才狀

臣伏見宣教郎知台州仙居縣主管勸農公事
董履道性資淳實識趣高明處事和平而臨幾
有守由賢關第安於平進昨任吉州法曹前後

郡守皆知其才資以自助苟郡政未平必爲辨
析利害從容論執不爲詭隨多所裨益今治仙
居日月未久而邑事修舉民情便安奉議郎知
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王夔乃 乾道名
臣太子詹事十朋之孫賦質冲易克守家法居
常不自衒露而當官臨事操守可觀順理而行
不以勢奪治縣兩歲究心撫字惟恐一毫有擾
於民括蒼士大夫皆稱道之迪功郎温州州學
教授徐鳳開敏修飭博習群書登科且二十年
僅書三考而嗜學不倦文采過人爲郡文學能
革去宿弊專意教育嘗應詞學科其文出於流
輩已爲主司稱賞獨以用字有疑不果與選是
三人者臣所熟知恐可以備朝廷之采擇

福建諸司乞采錄杜東狀

臣等竊惟 國家以文法取人士以科目進身
有司不敢過越於尋常之外以求天下之材布
衣韋帶之士雖有真材異能舍此無以自見老
死巖穴蓋有之矣仰惟更化以來振拔滯淹收

拾遺逸而江西有以布衣進士薦者亦蒙甄錄
士皆翕然知勸比者 明詔舉賢不限資格中
外所薦皆知名可用之人招延之意有加無斁
德至渥也臣等儻無其人尚當按訪稱塞 隆
旨況有其人隱而不言豈不上孤朝廷下負士
論乎切見邵武軍免解進士杜東習於儒學夙
有竒名博聞強識能詩與文平居似不能言者
至於論說古今商榷成敗貫穿馳騁皆出人意
表下筆頃刻輒數千百言要其至到蓋得於天
而又性行純篤志向偉特好仁樂義出於誠實
居家孝友外無間言父為郎為監司賞延補蔭
東所宜先東年幾五十有子且冠人情莫急於
謀身莫切於愛子東一不顧前後三以遜其弟
窮居獨善處之泰然則其所存可謂遠矣夫遜
天下之美德有為而為人猶難之况其安行初
非有所強勉矯拂作偽而為名高是可嘉尚也
已東蚤與鄉舉最後免解凡四試禮部得而復
失者再人皆為之惜况東之姓系遠有端緒在

眞宗時則有若鎬爲世名儒在 仁宗時則有
若杞以材略用東頗能世其家臣等既知其人
又幸逢博延賢後之日不敢有隱欲望 聖慈
特賜采錄命以一官或令徑赴嘉定七年正奏
名殿試必能陳其讜直上裨 聖明不至有遺
材之歎是亦崇推遜厚人倫移風俗之一助也

福州便民三事狀

一臣契勘本州財賦名額有產鹽錢有浮鹽
錢蓋始於承平之時本路下四州軍出賣

卷八十五

十一

官鹽其隨人戶產錢高下均賣者謂之產
鹽其不因產錢而賣者謂之浮鹽後來官
中累增賣鹽之價甚至於無鹽可支而徒
取其直因循久之遂爲定賦其產鹽係以
人戶產錢科納已出於常賦之外至於浮
鹽乃因人戶交易請紙科納每交易錢一
千科鹽三斤每斤收錢二十文五分足爲
錢六十一文五分乃是於牙契錢外別科
之數建炎二年本路憲臣奏請人戶典買

田宅牙稅錢外因轉運司賣鹽有虧令買浮鹽納錢無鹽給還乞行減罷是時諸路州縣牙契錢每千止收正錢四十文民猶以爲病既而累降 旨揮增收錢數至

紹興十一年始定每交易錢一千收一百足而頭子勘合等錢二十文有奇又在其外民間交易皆苦印契之難而福建下四州軍又增浮鹽一項乃是交易一千輸官之數至一百八十文有奇比之諸路獨爲

偏重民何以堪臣照得本州諸縣鎮歲收浮鹽錢通約九萬餘緡內轉運司與本州各合收三萬九千七百餘緡經制司收贍學錢八千八百餘緡提舉司收貼納錢二千二百餘緡自本州言之若將浮費力加搏節亦可量酌蠲減緣關轉運提舉司及他州財計非獨一州之事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旨揮令轉運提舉司討論上項浮鹽錢本末利害公共相度仍行下下四

州軍各以收支浮鹽錢數目申轉運司參酌雖未可盡行蠲免若就所科浮鹽特與減免斤數亦可以少寬民力庶幾仰裨仁政之萬一

一臣竊見 淳熙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旨揮本路帥臣奏請每歲春秋以禁軍闕額招試諸軍子弟內弓力及一石二斗以上至一石五斗弩力及三石九斗以上至四石五斗並與刺填闕額仍乞委逐州守臣自

淳熙十二年為始將見管揀不中禁軍人數以十分為率每歲揀一分取老弱人改充廂軍卻依前法招試強壯人刺填闕額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續降 旨揮自今有老弱之卒願以其家壯子弟代充者各依等仗刺填即銷去本身名額無強壯子弟而願以親戚代充者聽至 紹熙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旨揮令諸路安撫司今後刺填禁軍依 淳熙十

二年正月十九日旨揮等量拍試弓弩斗力從上填刺其揀廂軍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旨揮施行前後 旨揮非不明備州郡所當遵守臣至福州乃知本州近年以來止用 淳熙十六年八月旨揮廂禁軍並許以本身名額令子弟代充止是量試斗力即行補刺所有 淳熙十二年旨揮浸成廢弛訪聞諸路州軍亦多循習積弊不曾遵用 淳熙十二年旨揮將

禁軍闕額招試弓弩斗力選刺以致所在禁軍類皆懦弱虛占名籍緩急不可倚仗於軍防利害所繫不輕臣愚欲望 聖明申嚴 淳熙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并 紹熙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旨揮行下諸路州軍專一遵守其禁軍闕額不許別行刺補須候每歲春秋大校日集諸軍子弟拍試弓力及一石二斗以上弩力及三石九斗以上者就教場內即與從上據闕刺填各

具所刺人數并試到斗力申安撫司照會
庶幾禁旅漸多精銳而軍中子弟皆知激
厲以俟招試其於軍政誠非小補

一臣竊見本州經總制錢以嘉定五年計之
爲三十二萬餘緡係分十二月每月起發
壹綱方全發銀時每月多者不過一萬餘
兩少者止八千餘兩而必按月遣使臣管
押送納又有本州合起上供錢每歲分六
綱起發并經總制爲十八綱本州及安撫
司使臣除年老不任管押外未免差發頻
併或至無官可差臣照得本州今年六月
內準 旨揮起發元交割見在銀二萬兩
官會十萬道赴封樁庫亦止差使臣一員
押發欲望 聖慈特降 旨揮許令本州
經總制錢每兩月一次併綱起發如月內
有合起上供綱卻將經總綱同上供綱差
使臣押發庶爲省便

應 詔言事狀

臣恭覩 詔書以暮春愆雨入夏彌甚敷告中外博求讜言此誠 聖明思治之幾臣子効忠之日也臣仰惟 陛下續臨 大寶今二十有二年虛心以任人約己以裕下恭儉之德高眎百王惻怛之恩覃及九有誠所謂俯仰無愧日新而不已者矣至於一變異之見一雨暘之愆則對越上天惕然寅畏側身修省不敢皇寧而又罪己求言冀以感召和氣四方臣庶欽誦德音孰不思所以仰稱者臣雖遠去 闕庭弗

獲聞政事之詳而叨備使令承乏會府豈容苟務隱默不効其愚是敢采諸所聞條列四事以庶幾千慮之一得一曰合賢才二曰詳咨訪三曰廣寬宥四曰革苛刻惟 陛下赦其僭而少垂聽焉臣聞虞舜之時稱爲極治而禹臯陶相與陳謨以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百僚師師庶績其凝蓋治道之污隆原於賢才之離合君子進用公道興行治效之所由以盛也更化以來垂意人物采拔登用不知幾人然而臺省耆

舊之賢召自萬里或驟去而不復奔奏御侮之
彥宣勞累年率將進而亟廢一時士子未免料
想竊議以爲慮其議論之難合志嚮之難齊或
立一說以艱其來或摘小瑕以沮其進雖揣度
之見未必盡然然而宜親而踈何以彰尊德樂
道之美宜用而舍何以勵趨事赴功之心哉近
者博取俊乂置諸班列盖有效官州縣頗著聲
稱而不俟終更即加擢任者誠即此意而推之
豈患賢者之不樂爲用臣願 陛下充翕受之

量廣旁招之門苟其人果賢勿以形似而致疑
苟其人果有用勿以浮言而輕棄舉直錯枉厲
以風節記勞忘過期以功名用天下之實材以
興天下之善治則交泰之慶庶乎可期臣之所
謂合賢才者此其大略也臣聞古者國有大疑
則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若盤庚之遷都利害曉
然而猶委曲丁寧必使攸箴之無敢伏蓋興利
除害之公未有衆言不協而可以有濟者也日
議遣使而二三從臣抗章有言至於三館之英

賢關之士亦各陳其所見冀裨宸聽雖荷優容鮮蒙采用傳聞中外不能無疑何者敵人盜我中原且九十載誠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耻也今鄰國既窮有垂亡之證茲雄競起有並爭之形數年之間其勢必有所合朝廷雖欲置中原於度外而南北對立事勢相關變故難知後憂方切則今日之事固當立經遠之規養威以俟時先事以防患慮之不可不熟謀之不可不周雖以九重之聰明一二大臣之謨略固當廣覽博聽不可以獨決也臣願陛下咨之大臣稽于衆論外攘之烈固難輕言而內修之常不容少怠何以壯國勢何以起人心何以基中興之功何以弭方來之變講畫有序設施有方協天下之公言以定天下之大計則下情不壅群聽日孚臣之所謂詳咨訪者此其畧也臣聞祖宗致治之盛度越漢唐以禮義廉耻待士大夫而不專繩之以法非懷姦稔惡不輕加以流放之刑是以國體尊崇風俗篤厚此萬

世無疆之業也。權臣妄開釁階，流毒海內。陛下既明正其罪，而一時附麗迎合之人，並從竄謫。權綱一正，觀聽日新，可謂刑當其罪，而天下咸服矣。及楮幣更新，民情未一，而州縣官吏奉行不虔，慢令徇私，自罹按劾，朝廷以令行之始，欲懲一二以警其餘，徃徃追降官資，徙之他郡，而流習難改，抵法滋多名。在丹書身遠鄉井，罪輕責重，人情皇皇，日月浸深，夫孰無懷歸之念哉。郊祀赦書已令檢舉，而有司因循兩歲未即施行。近者諫臣建言遂放，俞旨乃因閔雨次第放還，霈澤所覃，人始知有自新之路矣。然而赦後所謫猶未霑恩，雖牽復之期宜有先後，而配隸編管之徒，顧乃不拘年限，多從宥釋，寬於配隸而艱於士大夫，則亦安能無不均之歎哉。臣願陛下推行大霈，寧過於寬，應州縣小官流放未復者，酌其輕重，早俾得歸，申飭攸司，務行中典，苟非大咎，勿施重刑。循祖宗之舊章，以全忠厚之美，則人知感激天意，昭回臣

之所謂廣恩宥者此其略也臣聞 國家 聖
聖相承視民如子涵育摩拊惟恐傷之自熙
豐以來更法易令仁厚之意浸以轉移然州縣
之間亦鮮有籍入民財以爲利者也 中興之
後賦歛加於承平而民力滋困獨賴 累聖授
受懷之以仁寬大之書無月不下長民之吏以
培克爲能者黜罰隨之類不復用是以人心愛
戴邦本不搖此固非偶然而幸致也邇者邊事
之興峒寇之擾科調督責未免及民幸而外內
無虞田里綏靖正當一意休養使人得安其生
而郡縣之間或不體 聖仁之意峻刑重罰
以求令之速行苛取過征以幸財之趣辦間有
止坐小故而遂估籍其家使之老稚流離衣食
不給含冤飲恨欲訴無門率土之濱孰非 陛
下赤子而職在字民者獨何忍使罹此虐哉臣
願 陛下益思求圖深念根本嚴戒監司郡守
專以寬恕爲先其刻薄誅求嘗爲民害者悉從
廢斥勿俾臨民凡因事估籍之家亟令州郡不

以多寡盡行給還其或稽違必罰無赦篤祖宗之仁政以培長久之基則怨氣頓消嘉祥必應臣之所謂革苛刻者此其略也夫賢才未盡用則有所蘊者或不得以自見咨訪未盡周則有所懷者或不得以自通寬宥之恩不廣則一士失職於王化爲有虧苛刻之風不革則一夫懷怨於王政爲有累上下之際少有壅隔則天地之和或失其常雨澤之愆未必不由於此是豈可不深求其故哉臣猥以疎庸誤膺選拔內塵禁從外忝帥垣而久疾積衰不任鞭策投閑之請蒙恩未俞方當瀝控微誠終期矜許顧念無以仰報知遇之萬一日切惶懼適逢 求言之詔不敢不少効其區區之愚干冒 天威臣不勝昧死

再召入

對劄子一

嘉定十年二月

臣聞治道之先務莫切於進人才用之適其宜養之盡其道則賢能登任人心慕勸而得人之効日章帝王之盛未有不由此周文王之興常

事司牧無非俊有德矣而作人之規方期於譽
髦而無斁至于成王得賢以基太平詩人詠歌
之而周公作立政召公作卷阿之詩於吉士常
人深致意焉然則爲天下者豈容一日不以人
才爲念乎仰惟 陛下虛心無我推誠以任人
更化以來所以招徠俊乂與圖事功亦云至矣
而治効之所臻猶有未能如 聖志者自內而
言則紀綱未盡舉而每患乎私意之或萌政事
未盡修而每患乎積弊之難革自外而言則民

力未寬而州縣以苛急相尚敵讐難測而邊境
以苟且相安豈非庶官之任猶未必皆得其人
歟夫以 陛下聖德群臣協忠而合天下之才
以經理天下進退用舍無毫釐之或偏則長久
之基可培未形之患可弭此其轉移感化之機
特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而已人之才品不可
一律齊其取之也必廣其任之也必當明達靜
審者進則可以平國論酌事幾公清修潔者顯
則可以革官邪善風俗忠謹鯁亮者容則可以

通下情厲名節慈祥寬厚者用則可以蘇民瘼
宣德意一善可稱一能可錄者兼收而器使之
則皆可以隨事而有成苟其揚歷已多聲望已
著則雖有小累不使遐遺更練

未彰

則雖有小長不使驟進上之趨向既定則下之
志意自孚已成之才莫不興起鼓舞以爲上之
用未成之才莫不激昂砥礪以待上之求則何
職之不修何事之不集 人主可以恭己無爲
而坐享得人之效矣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思
治幾之無窮念人才之最急不以賢能之已用
爲足而汲汲於未用者之求崇獎采拔不拘於
一偏萃天下之人物協異以爲同使之一心并
力以興內外之治則濟濟多士藹藹吉人之盛
覩成周而無愧上可以廣 祖 宗積累之業
下可以貽子孫無疆之休不其躋歟惟 陛下
留神天下幸甚

二

奉
聖旨依

臣聞善爲天下者必先審乎安危之機機之既

審而又有以易苟安之俗則常安之勢可保矣
強敵既表中原紛擾我國家萬全之筭誠不
可輕而壞地相連變故相激在彼之勢未定則
在我者自不能以獨安流民之無歸群盜之奔
逸敵黨之迸散既不得安於北則必轉而南來
如其頭項稍多則其勢將有不可止者以邊面
數千里之廣一處有警則羣心易搖事端一開
則後患難遏是固不容不以為慮也抑又有大
於此者遲之數歲殘敵或不能以自支則中原
之勢不分為二三必且合而為一分為二三則
我之所備者多而不勝其應合而為一則彼之
所挾者重而應之為尤難苟徒幸目前之安而
不察乎危機之所伏先備之不素修大勢之不
素振則他日之可慮豈特一勝負之間哉故審
安危之機誠今日之所當先者然而本朝立
國之規主於安靜而士大夫之俗未免流於苟
且積習既久人情益偷雖任干城禦侮之責者
亦徃徃便文自營而無奮勵驅馳之志苟非上

之人有以作而起之則其志嚮不齊其氣勢難
合預防之策多廢於因循臨機之應易失於委
靡其患抑有不勝言者然則機之雖審而苟且
之習未革則常安之勢亦胡可保乎臣來自遠
外未獲知朝廷備邊之詳竊觀數年以來久帥
閩之任重守貳之除近復妙選常伯重臣以統
臨方面則天下之大機 聖心固已熟慮凡所
以備不虞者必已次第舉矣臣區區過慮猶恐
朝廷之意未盡孚於群下則積習之俗未易變

而強安之效未可期伏望 陛下與二三大臣
深計力行求所以起人心而振國勢者欲處邊
事則咨訪不可以不廣欲重邊寄則選任不可
以不精國論既定所任得人則凡經理之方備
禦之畫悉俾講究條列以聞于朝審其可否而
後行之責以務實而革其誕謾責以盡情而防
其隱蔽使受任于外者皆知輸忠竭力以為
國家成堅強不拔之勢則虜之分合雖無定形
而我固有以待之矣故易苟安之俗以保常安

之勢此今日所當汲汲而圖之者也臣一介書
生受恩深厚無所補報復蒙 召對獲覲 清
光敢以天下所共慮者冒昧言之惟 陛下赦
其僭

育德堂奏議卷第五

